

集诸家之大成，创亘古之伟业

——唐圭璋先生整理研究词学文献的方法和贡献

王兆鹏 刘尊明

先师唐圭璋（1901—1990）先生，毕生耕耘于词坛，其卓越成就为海内外词学研究者所共仰。本文仅就先生有关词学文献整理研究的方法和贡献作一初步总结，或可为今后的词学研究提供一些启示，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本世纪词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发展历程。

唐先生所整理研究的词学文献，主要包含词作典籍和词论典籍两个方面。

一、词作典籍的整理考订

唐先生对词作典籍的整理考订，可分五个方面：目录、版本、校勘、辑佚和笺注。

1. 目录。龙沐勋先生曾说：“目录之学，所以示学者以从入之途，于事为至要。”（《词学研究之商榷》，《词学季刊》一卷四号，1934.4）欲治一家之词，先需掌握他有多少和有哪些作品，而要知其有哪些作品，又必须了解其词集版本及传刻情况。历代词集版本浩如烟海，而欲知一家或诸家词集的版本情况，则需借助有关目录著作。

历代目录学著作虽汗牛充栋，却无词学目录专书。将历代流传的宋人词集版本目录汇辑一起，实始于唐先生。先生1940年所

撰《宋词版本考》，“将历来书目所载及方今传世之词汇集一处”，目的是“俾承学之士，可以探源穷流，察其完缺，辨其优劣。若有未传之词，亦可以随时随地，接目寻访焉”（《词学论丛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121页。本文所引唐先生的论述和观点，除另注明者外，皆据此书。以下仅注页码）。其中辑录宋代词人别集197家，计收版本1714种；另附录有词集而久佚者106家。今传与散佚的宋代303种词别集的版本目录，初备于斯。其开创之功，前无古人。

又先生三十年代所撰《〈全宋词〉跋尾》和《跋尾续编》（已收入《词学论丛》）考叙99家宋词别集的版本源流，比较各本的优劣异同，凡卷数之分合，词数之多寡，序跋之有无，文字之正误，都一一说明，也是词籍版本目录方面前此少见的力作。

其后饶宗颐先生作《词籍考》（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修订本），著录唐五代宋辽金元词别集293种、总集41种、词评词乐词韵之书31种，且考订词集版本的版刻源流和存佚情况，比较各本收词多寡和优劣异同等，自是后出转精。然可补订之处尚多。友人杨成凯曾辑录现存唐宋词别集312家（含原集已佚而为后人辑佚之本和诗文别集附词之本），版本1599种（见《唐宋词百科大辞典·典籍》，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），数量又超前修。

2.版本。由于版刻的时、地、人不同，遂致词集的名称、卷数、行款、字体、内容文字皆不同。先生曾指出，明代词集刻本大多较劣，如明末毛晋汲古阁汇刻宋词，“功为最伟。然而卷数之改动，首数之增删，字句之讹脱，至大失原本面目”（第121页）。故“吾人阅《六十名家词》，凡毛氏所增所删，皆须考订，切不可信之不疑”（第655页）。明人辑刻的《草堂诗余》、

《花草粹编》、《古今词统》等亦多讹误（参第823页）。清代钦定官书《四库全书》集部词书，也是“或有词不收，或辑词多误”（第658页）。晚清王鹏运之精刻本、朱祖谋之精校本、吴

昌绶和陶湘之影印本，虽不无讹訛，然较可信可靠。

3.校勘。“词集之流传，或系辗转抄写，或系屡经重刻，常有讹误。”“故词集的校勘工作已成为词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。”（第824页）

3.1.校勘体例。清王鹏运为校《梦窗词》，曾定下五条校词的原则：

一曰正误。即改正讹字。

二曰校异。即校列异文。

三曰补脱。即校补缺字。

四曰存疑。正误难定，则存疑。

五曰删复。一词两见，误收他人之作，皆据删之。（《梦窗词》卷首《述例》，彊村遗书》本）

此五条校例后成为近代词籍校勘的基本原则。朱祖谋校刊《彊村丛书》，对此又有充实和发展。吴熊和先生曾为之总结出七项：

一是尊源流。以历史的眼光校词，注意词体的源流演变。

二是择善本。选择善本为底本据以校勘。

三是别诗词。严诗词之别，将词集中误收之诗篇剔出。

四是补遗佚。拾遗补阙，增刻新辑本和补编本。

五是存本色。对异文的定夺，顾及词家的风格，以存原貌。

六是订词题。词题有误者正之，阙者补之，后人妄增者删之。

七是校词律。校调名、宫调、自度曲、句法、字声、分片和用韵（《唐宋词通论》附录《〈彊村丛书〉与词籍校勘》）。

唐先生校勘《全宋词》的体例，主要是正误、补阙、辑佚和祛伪。较之王、朱二氏，又有三方面的发展：

其一、朱氏校勘词集，只重校订，旨在传布词集版本之真，故唯重善本，而不重足本，不求词家词作之全，如辛弃疾词仅刻辛

启泰的《稼轩词补遗》数十首，而不刻收词较完备的十二卷本或四卷本《稼轩词》。其所刻词集，有的虽足称善，然非足本，如所刻《清真词》，仅127首，较王鹏运四印斋所刻181首，少54首。他也补遗佚，但主要是增刻现有的新辑增补本，而并非凡有可补之词都予补遗。《彊村丛书》（下简称朱刻本）所刻宋词112家，附刻有补遗者仅10家，其中5家为他人所辑补。

唐先生的校勘，则校辑兼重，旨在求全求真求是，故注重择善本与足本（参《全宋词·凡例》第九条），而且凡集外有可补之词，皆予补入。《全宋词》不少是以朱刻本为底本，而大多有所增补，如张先词较朱刻本补2首，柳永词补5首，东坡词补6首，山谷词补89首（原刻91首，几乎增补一倍），清真词补65首，刘过词补34首，张镃词补7首（此据《〈全宋词〉跋尾》和《跋尾续录》统计）。其他词集有增补者尚多，不备列。

其二、朱氏校勘词集，着重于校补词作字句的正误脱阙，而于词作的真伪则用力不多，仅于张先等词集校记中指出过某词又别见某人词集，其他词集则“未能一一辨证”（第779页）。

唐先生校词，不独留意字句的正误补阙，同时也十分注意对词作真伪的考订。《全宋词》考出互见词作600多首，互见词主涉及唐五代宋金元明词人1000余人（次）。这是历代诗文词总集前所未有的创举。

凡误入伪词，则删归存目，此亦创例。《全宋词》以朱刻本为底本者，也剔出不少伪误之词。如张先词删去误入伪词13首，范仲淹词删1首，柳永词删5首，晏几道词删3首，东坡词删4首，山谷词删1首，毛滂词删1首，宋徽宗词删3首，朱敦儒词删2首，李吕词删7首，刘辰翁词删1首（据《〈全宋词〉跋尾》、《跋尾续录》）。词集经此补佚、祛伪，才真正称得上是可信可据的善本足本。

其三、朱氏校勘，除少量词集是广求诸本以互校之外，许多

词集是仅取一、二种版本参校，以致脱讹仍多，甚至有的词集未曾校过即付梓。《全宋词》为之补校者多不胜数。如朱本王之道《相山词》，仅用明抄本付刊，“讹脱最甚，盖全未经校讎者”失题、误字、阙文，多达七、八十处（参第790—791页）；其他如汪莘《方壶诗馀》、沈瀛《竹斋词》亦仅用一抄本校刊，也“不免脱误”（第793页）。又，朱氏校词，取词集校勘者多，参校其他载集者少。

而唐先生校词，除尽量搜罗利用历代词籍之各种版本外，更充分取校其他典籍，如史部、子部群书及诗文集。如朱刻《蒲江词》之〈水龙吟〉“向尊前笑折”之“尊”字原缺，《宋徽宗词》之〈满庭芳〉，“冰轮初上”下原缺二字，熊禾《勿轩长短句》之〈婆罗门引〉起句缺一字，《全宋词》都分别据《全芳备祖》、《岁时广记》和《翰墨全书》补正（第778，797，800页）。《全宋词》引录、取校之书集、版本，多达1300余种。引书之富，取校之广，又远胜于朱氏。

以贡献而论，自宋至清末，校勘整理词籍之功，无疑首推朱氏为第一。明初吴讷（1369—1455）辑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，规模甚大，不少稀见词集赖以保存。然因抄手较劣，鲁鱼亥豕杂陈。明末毛晋刻《宋六十名家词》，为现存最早之大型丛刻，然随意改字、添字、删词、补词和分合卷数。传播之功几乎与致乱之罪相抵。到清末，王鹏运《四印斋所刻词》和《四印斋汇刻宋元三十一家词》精刻词籍51种（其中宋词别集36种）后吴昌绶双照楼、陶湘涉园《景刊宋金元明本词》相继影印罕见善本词集43种，都有功于词苑。朱氏校刻的唐宋金元词集达173种，“这样，词籍丛刻之既有广搜博采之实，又长考订校讎之功，就为朱孝臧所独擅了。词籍校勘的专门之学，也由此而终于完善。”（吴熊和《唐宋词通论》1985年1月版，第422页）

及至现代，校勘整理词籍之功，唐先生又超越于朱氏之上。

其《全宋词》校录词人1400多家，词作2万馀首；《全金元词》校录282家，词作7300多首。先生的卓越建树，世有定评。1936年潘承弼先生在《制言》杂志第八期说：

宋贤遗词，自汲古阁辑成六十家，至彊村始臻完备。彊村所据，多系善本，其校辑之功，远胜毛刻。然所收词籍一百十二家，宋贤菁英，犹未尽也。外此如江氏灵鹫阁、王氏四印斋、吴氏双照楼，并有刊辑，惜皆一鳞半爪，未快人意。曩岁赵君斐云（万里），校辑前贤所遗，复得六十五家，余读其书而服其用力之勤。今唐君主璋，复有《全宋词》之辑。综其所得，已逾千家，集诸家之大成，创亘古之伟业，毅力宏愿，钦佩何似。（引自《词学论丛》第805页附）

作为一代总集，《全宋词》的体例、校勘也远胜于《全唐诗》。

《全宋词》一一注明作品的来源出处和版本依据，并考辨真伪，增补佚佚，对后来断代诗文词总集的编纂校勘，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并产生了重大影响。《全宋诗》在校勘体例上即吸取了《全宋词》的不少经验。

当然，作为一代总集的《全宋词》，又以一人之力编成，不可能尽善尽美，虽经多次订补，仍有可修订之处，台湾学者林玫仪教授近撰《论〈全宋词〉中的若干问题》，就指出《全宋词》存在着韵协不合、破法不同、分片不同、录词标准不一、调名有误、互见标准不一等问题（载《宋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》，台湾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5月初版）。另外，作者小传，也还存在一些问题，有待修订（参方建新《〈全宋词〉小传订误》，《文史》第四十辑）；零星佚词，亦待辑补。

3.2.校勘方法。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曾总结过四种校书的基本方法：

一为对校法。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。遇有不同之处，

即注于旁。

二为本校法。即以本书前后互证，而抉摘其异同，则知其中之谬误。

三为他校法。即以他书校本书，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，可以前人之书校之；有为后人所引用者，可以后人之书校之；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，可以同时之书校之。

四为理校法。即定是非。遇无古本可据，或数本互异，而无所适从之时，则须用此法。此法须通识者为之。否则以不误为误，而纠纷愈甚。故最高妙者此法，最危险者亦此法（引自张舜徽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一版，第181—182页）。

词籍校勘也主要是这几种方法。这里略述唐先生关于词集理校，即如何确定字句的是非正误、如何选择异文的几种具体操作方法和原则：

一、依韵。韵脚字如失韵，当从叶韵之字。不过要注意古人用方言叶韵，否则以是为非，愈改愈乱（参第671页、679页）。

二、遵律。如明人妄改东坡《念奴娇》赤壁词，据词律和宋刻本，即可断其非（参第705页）。

三、证本事。如元李齐贤过镇江鹤林寺所作《鹧鸪天》词歇拍，万历刊本《益斋乱稿》作“雪里何人闻杜鹃”，朱刻本《益斋长短句》“闻”作“开”。究竟何者为是？弄明此句是用殷七七“开非时花”故事，则可断以“开”为是（第706页）。

四、以词证词。如李煜《浪淘沙》之“独自莫凭栏”，宋明选本和有关刊本都作“莫”，而清人《词综》、《全唐诗》等作“暮”。从版本言，当从宋明诸本作“莫”，证诸宋范仲淹《苏幕遮》之“明月楼高休独倚”、欧阳修《踏莎行》之“楼高莫近危栏倚”，亦当作“莫”（参第680页）。

五、审词题。即顾及词题与内容的一致。如稼轩《汉宫春·

会稽秋风亭观雨》，题作“观雨”，而词中却无雨景，同调〈会稽蓬莱阁怀古〉却正写雨中景象。二首词与题不合，当系错简（第670页）。按，《全宋词》仍从旧本，未改。

六、酌词意。如李清照〈醉花阴〉结句，《乐府雅词》作“人似黄花瘦”，而《全芳备祖》“似”作“比”。同是宋本，如何按断？“比”字义长，当以“比”为是。又《乐府雅词》载李清照〈如梦令〉：“常记溪亭日暮。沉醉不知归路。兴尽晚回舟……。惊起一滩鸥鹭。”而《全芳备祖》载此词，“常”作“尝”，“晚”作“欲”，“滩”作“行”。按词意，“尝”、“欲”（“晚”与“日暮”重复）、“行”字义长，当从之（第617—618页）。按，《全宋词》仍从《乐府雅词》，未据《全芳备祖》改。

还要充分注意利用宋元古本，否则后人妄改之处，无从正之。如唐韦应物〈调啸词〉二首之叠句，宋刻本作“路迷。路迷。迷路”与“别离。别离。离别”三叠句。而《尊前集》和明清词籍俱改从与王建、戴叔伦同调词一样的二叠句。若不取校宋本，则无从知晓韦氏之自创一体（第719—720页）。韦词句法之特异，亦唐先生首次发现。

3.3.辨伪方法。校勘中理校是确定字句的是非，辨伪则是考订作者的真伪。校勘中常会遇到词主互见的现象，即一词被不同的词集或版本分别归属于不同的作者名下，这其中必有伪误，故需辨正。而词主互见，主要是由如下几种原因造成：

一是有的总集原未署撰人名氏，后出总集往往依前一首的作者而错误地加上作者姓名，后人不察，又依之收入集中，遂以讹传讹。如名作〈浣溪沙〉（一曲新词酒一杯），至正本《草堂诗余》不注撰人，类编本《草堂诗余》误依前一首作李璟词（第346页），王国维又因之辑入《南唐二主词》中。秦观、李清照的伪词，亦多缘此。

二是有的词总集词下原署作者的字或号，后出版本统一改成姓名，因此造成错误。如明本《花草粹编》原或注人名，或题字号，或题书名，而清金绳武刊本全部改署姓名，不少词主被改错，后人不察，往往据之而误，遂出现伪词（第665页）。

三是总集的编者误收，其中明人所编《词林万选》、《古今词统》、《草堂诗馀》、《花草粹编》和清人所辑《历代诗馀》等，误题误收词作最多，未可一一信据。

四是明清人所辑补的别集沿总集之误而误收。

五是作者与人相互唱和赠答，和词被误编入原唱作者的词集中，或原唱被误入和词作者的集中；有时作者抄录题写他人之词，后人不辨，误以为自作，而混入集中，如张孝祥将朱翌词题书于扇而误入《于湖词》（第291页），杨妹子借张抡词以题画，而误作杨词（第638页）。

其他误收误题的原因尚多，如辗转传抄之误，传闻之误等，难以尽述。

词籍辨伪尚有许多工作待做，兹将唐先生辨伪的方法原则，择其要者略述数端，以供参考：

一、明先后。一词见于两种或三种别集，依词集成书或版刻年代的先后而定真伪。一般而言，早出词集所收者为真，后出者为伪。如清四库辑本宋戴栩《浣川集》录有〈柳梢青〉（袖剑飞吟）词，而此词始见宋本《石屏长短句》，可定是戴复古作（第650页。又参第702，266，269，289，334页诸词考订）。

二、察源流，证本集。诸多版本所载不一，则先考其传录源流，再求证有关本集收录与否。如〈蝶恋花〉（钟送黄昏难报晓）一作王诜词，一作秦观词。此首始见宋黄升《花庵词选》，作王词；元至正本《草堂诗馀》不注名氏，明洪武本始作秦词，类编本及《花草粹编》亦因之作秦词。而《淮海词》不载，可证非秦词（第271页）。

三、考本事。各本互见，则据有关本事记载而断。如〈点绛唇〉（秋气微凉），一作王安国词，一作王安礼词，一作赵抃词。考《倦游杂录》所载本事，可知为王安国词（第276页）。

四、据题序。一词而两见宋本词别集，则依据其题序而定。如〈渔父〉（兰芷流来水亦香）七首，既见宋王谔集，又见薛嵎集。而王集中有题序说“王子信为亚愚上人作”，据知是王词（第280页）。又如〈沁园春〉（欹枕深轩），一见李弥逊集，一见张元干集。而李集中题作《寄张仲宗》，可知是李词（第295页）。

有的词题因版本不一，而文字有异，不取校各本，则不易发现。如文天祥〈念奴娇〉（水天空阔），明嘉靖刊本及其续刻本题作《驿中别友人》，明清以来词选俱同。而雍正文氏家刻本则题作《驿中言别》，旁注“友人作”，这表明此词是友人所作而赠文天祥，并非文氏自作。经唐先生考证，应是邓剡所作（第626—628页）。这种类型，并非词主互见，故一般不易察觉。

五、参和作。当二说难定时，可参酌其他唱和次韵之词而定。如〈念奴娇〉（素光练静），宋曾慥以为是徐俯作，同时的胡仔则说是李汉老（邴）作。而宋倪称和陆淞都有同调次韵词，题作《和李汉老》。据此可证，应是李词（第297页）。

六、依题跋。各集互见，依有关题跋记语而定。如〈应天长〉（一弯初月），分别收入李璟、冯延巳、欧阳修词集中。而《南唐二主词》有题云：“先皇御制歌词。”自当是李作（第306页）。又孙浩然与张昇互见之〈离亭燕〉（一带江山如画），据楼钥的题跋，应是孙词（第708页）。

七、验方言。词主难定时，可考察作者的籍贯和验证词中方言语音。如名作〈洞仙歌〉（飞梁欹水），宋人一传是吕洞宾作（显为依托），一说是吴江人李山民作，一说是闽人林外作。而词中有闽音，当以闽人林外作为是（第298页）。

上述几种方法，具体操作时，当参酌综合运用。

4.辑佚。本世纪词学辑佚工作的开创者是刘毓盘，其《唐五代宋辽金元名家词集六十种辑》（1925）虽有真伪不分，出处不明之失，然首创之功，不可湮没。其后王国维的《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》（1927）和林大椿的《唐五代词》（1933），也为唐五代词的整理研究工作，作出了贡献。尤其是林辑，注明出处，既改变了《全唐诗》等总集不注来源出处的作法，也为后来辑佚者提供了良好的范例。最为学者称道的辑佚著作，是赵万里所辑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（1931）。此书辑录词人70家，词作1500多首。“体例精审，搜采繁富，可以补毛晋、王鹏运、江标、朱祖谋、吴昌绶、陶湘诸家汇刻词集所未及”（第829页），为后来《全宋词》的全面辑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

然则，词学史上辑佚之功最大者，又非唐先生莫属。先生三十年代初，即从石刻中辑出宋以来选本未曾著录的词人14家，又从《永乐大典》内辑出9家，并补《四库全书》集部词51家。其历十年寒暑而成的《全宋词》（1940年初版，后经王仲闻增订，1965年再版），则集词作辑佚之大成。据南京师范大学研制的《全宋词》计算机检索系统统计，《全宋词》（含《全宋词补辑》）收有姓氏可考的作者1493人，词作21055首。其中原有词集传世者197家、赵万里补辑70家、周泳先《唐宋金元词钩沉》增辑27家、王仲闻增订240家、孔凡礼新增100家，计634家；而唐先生自辑759家，超过了有集传世者和他人补辑的总和。《全金元词》收作者282人，7293首，其中有集传世者（包括近人所辑）108家，唐先生辑佚者凡102家，亦超出原有词集者的一倍。

今后有关唐宋金元词的辑佚工作虽然不会很多，但丛书、类书、方志中的佚词当仍有遗珠待拾。先生在《全金元词》出版后，又从《云南丛书》中辑出元人张景云、赵顺甫佚词各一首，另补杨维桢佚词一首（参第685—686页）。先生曾从8种方志中辑出宋人绝妙词8家51首（第645页）。而我国地方志浩如烟海，其

中载录的佚词必不少，尚需深入搜罗挖掘。

5.笺注。词集笺注，始于宋代，而有清及现代，成绩最显著。唐先生亦撰有《宋词三百首笺注》和《南唐二主词汇笺》（1936）。前者初版于1931年，后1947年、1958年、1962年、1979年又多次再版，重印不计其数；台湾、香港先后有九家出版社印行，是本世纪流传最广、印数最多、重版率最高的选注本之一。后者荟萃诸本，参究得失，考校文字异同，辨别真伪，博采本事记载和诸家评论，并附二主年表，为明清以来二主词考校最精密之本，并为后出其他词集校注本附辑评和年表（简谱）提供了范例。王仲闻后出的《南唐二主词校订》，文字校订和真伪考辨，又更加精密。

二、词论典籍的整理考订

词论，即词学理论和批评。词学理论批评资料的来源既散漫不集中，其内容也驳杂，真伪混淆，需要整理和考订。

1.资料来源。词学理论批评资料，主要见于历代的各种词话。由于古代文学批评的随机性，使得大量的零星的理论批评资料散见于各种载集中，有待我们去搜集和清理。这里略举几类线索，以供参考：

1.1.词籍序跋。包括词别集、选集、总集、丛刻、词律、词谱、词韵诸书中的序跋。近年已有两种专书予以汇辑，一是金启华先生等编《唐宋词集序跋汇编》（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5月初版），二为施蛰存先生主编《词籍序跋萃编》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）。二书收罗颇富，但并不完备。

1.2.词选评注。词集选本，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方式。选家对词人词作的选择，选谁不选谁，各选多少，都体现出选家的词学主张和审美理想，同门萧鹏兄《群体的选择——唐宋人选词与词选通论》（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）对此有专题研究。而词选中往往附评点、批注或辑评，如黄升《花庵词选》中就附

有许多评论和词作本事，明清词选《花草粹编》、《古今词统》、《草堂诗馀》、《词选》、《词则》等，亦所在多有。其中虽不免陈词滥调，然披沙捡金，仍有价值。唐先生《词话丛编》已辑录一部分。

1.3. 诗文集集中的序跋。有些词集虽佚，而有关序跋则保存在有关诗文别集中，如宋苏籀《双溪集》卷十二有《书三学士长短句新集后》，周紫芝《太仓稊米集》卷六十六、六十七分别有《书自作长短句序》和《书自作小词后》，楼钥《攻愧集》卷五十二有《求定斋诗馀序》等，向不为人所注意。特予拈出，以见一斑。

宋人论词，并不完全在词集序跋中，诗文题跋、书信尺牘中也往往有论词的文字。如李纲《梁溪集》卷一六二、卷一六三有东坡、少游词跋，陆游《渭南文集》卷十四《京口唱和序》就论及韩元吉词，朱熹《朱文公文集》卷四十五《答廖子晦》书中论及东坡词，诸如此类，都有待辑录。元明清人的诗文别集中也不例外。

1.4. 野史笔记。历代野史笔记丛谈中颇多散见的词话，或论词人，或品词作，或载本事，资料颇富。近人夏敬观曾将35种宋人笔记中的词话汇编成书，题为《汇编宋人词话——补〈词话丛编〉》。然辑录不全，又不详注出处，称引不便，有待重辑。

1.5. 目录学著作。历代公私藏书目，也往往载有词集题跋，其中除论版本之外，也间或评词论词。

1.6. 地方志。方志中一般都有“人物志”和“艺文志”，人物志中涉及到词人事迹，艺文志中则间或载有词集序跋。如宋罗愿《新安志》卷十《纪闻》类载有北宋崔公度《阳春录（集）跋》全文，而南宋罗泌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跋》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二十一都是摘引，幸赖《新安志》而得见全璧。

2. 搜集整理。本世纪对词学理论批评资料的收集，当始于况

周颐。他曾汇辑10种清人词话为《词话丛抄》（王文濡增补），1921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印行。而用力最多、厥功最伟、规模最大者，又属唐先生及其《词话丛编》。《词话丛编》原辑宋元明清词话60种，线装24册，1934年由先生自费出版。后又增辑25种，计85种，1986年由中华书局印行。历代词话专书，大备于斯。诚如吴梅先生《词话丛编序》所说，此书“洵词林之巨制，艺苑之功臣”。

3.校勘辨证。新版《词话丛编》的校勘，因先生当时年事已高，体力不支，由人代校，故有欠完善，时贤已有专文指正。此处想就词话内容上的辨证问题略加申述。

清人词话著作，多系辗转抄撮而成，错讹极多。主要表现在：引录前人材料，既不注明出处，又随意割裂原文；时或张冠李戴，词作误植。钟振振学长《〈古今词话〉批评》曾指出沈雄《古今词话》有六大缺陷：一、征引资料之体例混乱；二、征引资料之种类寒俭；三、辑录与已见相混，眉目不清；四、转述前人语而误解传说；五、所引资料疑有作伪之嫌；六、编者论述之各种失误（《文学遗产》1996.6）。这六种缺失，也普遍存在于清人其他词话中。几乎可以肯定地说，清人词话，凡是有关唐宋金元词人史事的记载，都不可信据，必须查核前人原始材料。笔者曾对屡被清人和今人征引的词话佚书《乐府纪闻》所载50多则词话逐条考核，结果发现无一不是从唐宋金元明人有关载集中摘录而来，而且无一不是征引原文，全不可信（参拙作《〈乐府纪闻〉考》，《文献》1996.4；1997.1）。因而明清词话书需要全面校笺辨证。

先生曾在有关文章中不遗余力地纠正明清人词话的错误，所作《〈词品〉补正》（1964），在王幼安校订本的基础上补正了17条（第806—810页）。在历辨清人词话之误后，唐先生告诫：

沈雄《古今词话》、《历代诗余》、《词林纪事》、

《词苑萃编》所引宋人之书，必须查考宋人原始材料，决不可信清人之误引。（第719页）

而今人有关论著，未加查考，即径用清人词话，以致出现不应有的错误。如引北宋周紫芝《竹坡诗话》说：“金九主百一十八年间，独蔡松年丞相乐府与吴彦高《东山乐府》脍炙艺林，推为吴蔡体。”殊不知周氏（1082—1155）为南北宋之交人，如何能预知金（1115—1234）邦历“九主百一十八年”？此乃照录《历代诗馀》之误，而以讹传讹。故唐先生一再强调，《历代诗馀》最不可信，“切不可沿误引用”（第714页）。

唐先生辨证明清人词话的主要方法，是“以宋证宋”，即探本求源，以宋人之说互证，以断宋人之说为是，而证明清人之说为非。先生撰《宋词纪事》（1938年撰，1982年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），即是运用“以宋证宋”之法，纠正《词林纪事》、《本事词》和其他明清人词话词选所载本事之失。他的《宋词纪事·自序》在指出张宗橐《词林纪事》诸书的失误后，又说明了他写此书的目的和方法：

任意增删原文，致失本来面目，一也；征引本事，不直取宋人载籍，而据明、清人词书入录，二也。书名记事，而书中辄漫录前人评语，或掇拾词题，以充篇幅，三也。此外，且有误处……。

余既惜宋人词话之失传，又慨夫明、清人所述之词话，多剪裁节取，不尽依宋人书籍原文，因重辑此书，以宋证宋，以供词学研究者之参考。

先生校注《词苑丛谈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初版），也是因为原书不注出处，而一一为之推求原委，注明其原始出处和其他并载其事的书名卷数，使读者了解各条的来龙去脉，以便检核。

先生曾慨乎言之：“积非为是，亦学术之弊。”（第702页）

故一贯坚持疑非而求是的治学精神，其《词学论丛》“考证”类的文章，都是这种治学精神的具体实践和体现。

即使是对一则词学批评资料，唐先生亦必探其原委，力求其实，有根有据，反对不核原始出处就随易转引。如宋人蔡伯世说：“苏东坡辞胜乎情，柳耆卿情胜乎辞。辞情兼胜者，唯少游而已。”此语原见宋人孙兢《竹坡老人词序》（《唐宋名贤百家词》本《竹坡老人词》卷首）。而历来引此则评论者，都据清人沈雄《古今词话》引录，《古今词话》擅改之处（“苏东坡”改为“子瞻”；“兼胜”改作“相胜”；“唯少游”改为“少游一人”），亦照录不变。先生为此告诫说：“吾人引书当取孙序原文，不当取沈雄无根之说。”（第698页）

关于唐先生整个词学研究的成就，笔者另有《唐圭璋先生词学研究的体系和贡献》（待刊）一文予以探讨。

附：

唐圭璋先生词学著述年表

年份	著述篇目	出版、发表时间
1926	温韦词之比较	东南论衡一卷26期(1926.12)
1930	女性词人秦少游*	中央日报1930.1.4-5
1931	*宋词三百首笺	上海神州国光社排印1931 台北广文书局1960
1933	从《永乐大典》内辑出 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所 载之词	词学季刊一卷一期(1933.4)
	汲古阁所刻词补遗*	词学季刊一卷一期(1933.4)
	石刻宋词	词学季刊一卷二期(1933.8)
	蒋鹿潭评传	词学季刊一卷三期(1933.12)
	全宋词初编目录(上、下)	词学季刊一卷三期(1933.12)
	全宋词编辑凡例*	词学季刊一卷三期(1933.12)

- 1934 * 词话丛编(60种) 词话丛编社(线装自印本)
台北广文书局1967.5
- 李后主评传 读书顾问创刊号(1934)
- 《四库全书》宋人集部补词 词学季刊一卷四期(1934.8)
- 与赵叔雍论《百家词》书 词学季刊一卷四期(1934.8)
- 《梦庵词》跋 词学季刊二卷一期(1934.12)
- 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 词学季刊二卷一期(1934.12)
二卷二期(1935.1)
- 1935 全宋词草目 * 国立编译馆1935
- 南宋词侠刘龙洲 建国月刊12卷一期(1935.1)
- 民族英雄陈龙川 国衡半月刊一卷六期(1935.7)
- 宋词互见考 词学季刊二卷四期(1935.7)
三卷一二三期(1936.3-6-9)
- 台北学生书局1971.10
- 《全宋词》跋尾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八期
(1935.10)
- 1936 《全宋词》跋尾续录 制言第八期(1936.1)
- 圭塘欵乃 * 艺文一卷四期(1936)
- * 南唐二主词汇笺 南京正中书局1936.12
- (含南唐二主年表、南唐二主词总评) 台北正中书局1970
- 1937 宋代女词人张玉娘 文艺月刊六卷四期(1937.10)
- 1938 评《人间词话》 斯文1938.3
- 1939 吴先生哀词 黄浦月刊1939.11
- 1940 * 全宋词(线装本) 南京国立编译馆1940.5
- 宋词版本考 金陵学报十卷一、二期(1940.5)
- 1943 论词之作法 中国学报一卷一期(1943.1)
- 1943 唐宋两代蜀词 文史杂志三卷五、六期(1943.3)
- 论梦窗词 读书月刊1943.3
- 屈原与李后主 时事新报·学灯(1943.4)
- 词的起源 * 时事新报学灯178期

- 《云谣集》杂曲子校释 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一卷一期
(1943.4)
- 姜白石评传 新中华杂志一卷六期(1943.6)
- 两宋词人占籍考 中国文学第二期(1943)
- 1944 纳兰容若评传 中国学报1944.1
- 敦煌唐词校释* 中国文学一卷一期(1944.2)
- 1947 李后主之天性* 中央日报1947.6.20
- 1948 《东坡乐府笺》补 中央日报1948.1
- 端木子畴与近代词坛 中央日报1948.1
- 1956 论苏轼〈念奴娇〉词里的“羽
扇纶巾” 语文教学1956.12
- 1957 * 辛弃疾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.2
- 柳永事迹新征 文学研究1957.3
- 回忆吴先生 雨花1957.5
- 读词杂记* 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1957.5.26
- 1958 从《东坡乐府》里看苏轼和
农民的友谊 雨花1958.1
- * 宋词三百首笺注 中华书局上编所1958.8
- 台北明伦出版社1971
-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
- 台北中华书局1972
- 台北华正书局1974.8
- 香港中华书局1974
- 台湾学生书局1974
- 台北西南书局1977
-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
- 台北县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0
- 1959 * 宋词四考 江苏文艺出版社1959.4
- 文天祥〈念奴娇〉词辨伪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.9修订版
- 光明日报·文学遗产1959.4.19
- 1961 范仲淹 雨花1961.1

- 李纲咏史词 江海学刊1961.6
- 1962 秦观 雨花1962.2
- 1963 张惠言《词选》及董毅《续词选》订误* 江海学刊1963.2
- 1964 《词品》补正 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(1964.6)
- 《小畜集》中关于柳永家世的记载 大公报·艺林1964.8
- 1965 *全宋词 北京中华书局1965.6第一版
1980.11修订重印
- 台北中央舆地出版社1970
- 台北文光出版社1973
- 台北世界书局1976
- 台北宏业书局1985
- 1978 关于陈亮水调歌头的通讯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78.3
- 《彊村丛书》中所刻元词 大公报三十周年纪念文集
补正 (1978.9)
- 1979 《全宋词》补遗* 南京师院学报1979.1
- 陈亮三事考辨 大公报·艺林1979.3.20
- 1979 *全金元词 中华书局1979.10
- 1980 读词札记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.1
- 端木子畴先生批注张惠言《词选》跋 活页文史丛刊第81期(1980.6)
- 1981 历代词学研究述略 词学第一辑(1981.1)
- *元人小令格律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.2
- 读词续记 文学遗产1981.2
- *词苑丛谈(校注)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.4
- 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.2
- 台北仁爱书局1985
- 略谈词的上下片作法* 文史知识1981.5
- *唐宋词简释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.7
- 台北木铎出版社1982.3

- 1982 柳词略述 台北宏业书局1983
 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 大公报·艺林1982.2
 读词三记 江海学刊1982.2
 梅溪词选释序* 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.4
 *唐宋词选注(合作) 衡阳师专学报1982.4
 *宋词纪事 北京出版社1982.4
 雪深一尺立师门*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.11
 (南京)周末1982.5.8
 1983 学习宋词必读书目* 文史知识1983.1
 读词四记 社会科学战线1983.2
 略论词的起结* 学林漫录8集(1983.4)
 词学第四辑(1986.8)
 亡国之音哀以思—赵佶燕山 唐宋词鉴赏集
 亭小析* (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.5)
 回忆词坛飞将乔壮翁 大公报·艺林1983.5
 我对词学研究的浅见* 光明日报、文学遗产1983.9.6
 炼字琢句,运化无痕—读周 邦彦〈满庭芳〉 文史知识1983.11
 读词五记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15期
 1983.12
 1984 读词偶记* 光明日报1984.2.7
 梦秋词跋 团结报1984.3.17
 《词则》后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.5
 《白雨斋词话》后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.5
 984 词学三跋 大公报·艺林215期 1984.6.3
 读李清照词札记 南京师大学报1984.2
 1985 我学词的经历* 文史知识1985.2
 诗词曲中使用叠字举例* 河北师院学报1985.2
 读金词札记* 社会科学战线1985.2
 *唐宋词学论集(与潘君昭 合作) 齐鲁书社1985.2

- 1989 *词话丛编(修订本, 85种) 中华书局1986.1
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.2
- *词学论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.1
台北宏业书局1988.9
- *全宋词简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.11
- *唐宋词鉴赏辞典(主编)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.12
香港中华书局1987.7
- 1987 *梦桐词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.11
- 1988 怎样读宋词 * 古典文学知识1988.2
瞿禅对词学之贡献 * 夏承焘教授纪念集
(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.10)
- 1989 *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.5
(主编) 台北新地出版社1992.9
- *历代爱国词选(王一颀注
释)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.9
- *《百家词》序 *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15期
- 说明: 1.篇目前有*号者, 为著作。
2.先生的单篇论文, 大多收入《词学论丛》中, 未收入者, 篇目后
以*号注明。
3.与先生合作署名而非先生执笔的论著, 未收入。

作者工作单位: 湖北大学中文系

(本文责任编辑: 曹月堂)